

第三回 李月仙割愛救親夫

苦戀多嬌美貌，陰謀巧娶歡娛。上天不錯半毫絲，害彼還應害己。

枉著藏頭露尾，自然雪化還原。冤冤相報豈因遲，且待時辰來至。

書生王仲賢，字文甫，年方二十五歲。他祖上祇因俗累，倒住在浙江安吉州山中，取其安靜。他祖宗三代，俱是川廣中販賣藥材，掙了一個小小家園。王文甫在二十歲上，父母便雙亡，妻房又死，家中沒了人。止有他父親在日，有一鄰友姓章，與伊父十分契合，一時身故了，家貧如水。文甫父親一點好心，將出銀子，買辦棺木盛殮殯葬，倒似親人一般。留下一個兒子，止得一十二歲，喚名章必英，並無親戚可投，就收留了他在家與仲賢伴讀，故此王文甫早晚把他作伴。不期王文甫過了二十五歲，尚然青雲夢遠，想到求名一字，委實煩難。因祖父生涯，平素極儉，不免棄了文章事業，習了祖上生涯。不得其名，也得其利。就與必英在家閑住，心下想到：「年將三旬上下，尚無中饋之人，不免向街坊閑步，倘尋得標致的填房，不枉擲半生快樂。」

出門信步，竟至城東。祇見小橋曲水，媚柳喬松，野花遍地，幽鳥啼枝，好個所在！正稱賞間，竹扉內走出一個二十二三歲美婦來。淡妝素服，體態幽閑，豐神綽約，容光淑艷，嬌媚時生。見了王文甫，看了一眼，掩扉而進。王生見罷，魂飛魄散，心下道：「若得這般一個婦女為妻，我便把他做觀音禮拜。」又佇立了一會，並不再見出來，怏怏而回。

事也湊巧，恰好撞一慣說媒的趙老娘。文甫迎著問道：「此處有個婦人，不知他是何等人家？」媒人道：「是了，那女娘三年前丈夫死了，守制纔完，喚名李月仙，年方二十三歲。公姑沒人，父母雙亡。並無一人主婚，祇是憑媒而嫁。人無男女拖帶，倒有女使相陪，喚名紅香，有十六歲了，倒也俏麗。待老身打聽便了。」文甫聽說，十分羨慕，叫道：「老媒人，煩你就行，妥不妥，專等你来回話。」那老媒道聲何難，竟去了。

文甫一路上千思萬想，自叫道：「祖宗著力，作成兒孫。娶了這個媳婦生男育女，不絕宗支方好。」恰好纔到家中，女媒隨後已到。文甫道：「為何這等神速？敢是不成麼？」媒人道：「實是煩難。說來可笑，他一要讀書子弟，二要年紀相當，三要無前妻兒女，四要無後俏偏房，五要無諸姑伯叔，六要無公婆在堂，七要夫不貪花賭博，八要夫性氣溫良，九要不好盜詐偽，十要不吃酒顛狂。若果一一如此，憑你抱他上床，還道：財禮不受的。」文甫道：「媽媽，別人你不曉得，我是這幾件，一毫也不犯的。怎不能與他說？」媒人道：「我自然便說一毫不相犯，仙娘十分歡喜。他道媒人有幾十家，日日纏得厭煩，你快去與他家說了，成不成明日回話，故此急急跑來的。」文甫道：「相煩媽媽明日一行，雖不要我家財禮，世上也沒有不受聘的妻房。」隨上樓取了一對金釵、一對金鐲，又取了三錢銀子代飯，道：「媽媽與他甚近，恐明日又勞你往返，就送了去。明早成親便了。」媒人取了道：「多謝官人。」竟自去了。一夜無眠。

次日，著必英喚了廚子，請了鄰友，家中一應齊全。看看近晚新人轎已到家，夫妻拜下天地祖宗，諸親各友，歸房合巹。將近三鼓，酒闌人散，文甫上前笑道：「新娘，夜深了，請睡罷。」一把扯他到床沿上，雙雙坐下。文甫便與解衣。月仙忙鬆鈕扣，即上前把口一吹，燈火息了。文甫與他去了上下之衣。正是：

兩兩夫妻，共入銷金之帳；雙雙男婦，同登白玉之床。正是青鸞兩跨，丹鳳雙騎。得趣佳人，久曠花間樂事；多情浪子，重溫被底春情。鯉魚得水，活潑潑鑽入蓮根；孤雁停飛，把獨木盡情吞佔。嬌滴滴幾轉秋波，真成再覲；美甘甘一團津唾，果是填房。芙蓉帳裏，雖稱二對新人；錦繡裳中，各出兩般舊物。

夫妻二人十分歡喜，如魚得水，似漆投膠。每日裏調笑詼諧，每夜裏鸞顛鳳倒。且說媒人趙老娘走來，月仙見了，稱謝不已。因丈夫得意，私房送他五兩銀子。那老娘感謝不盡，作別而去。夫妻二人終朝快樂。正是：

萬兩黃金非是富，一家安樂自然春。

一日，夫妻兩個閑話。祇見章必英走進來道：「大哥，外邊米價平空每石貴了三錢。那些做小生意窮人，莫不攢眉蹙額。我家今年那租田，自然顆粒無收的了。那棧中之米，將次又完。也可糶些防荒方可，倘然再長了價錢，倒吃虧了。」月仙道：「天纔晴得一個月，緣何便這般騰涌。」文甫說：「倘然天下下雨，荒將起來，那衣衫首飾拿去換米也不要的。」月仙道：「難道金銀也不要？」文甫道：「豈不聞賤珠玉而貴米粟。金銀吃不下的，故此也沒用處。」便道：「今日偶然說起，若還荒將起來，我們四口兒就難了。」月仙道：「尋些活計，可保荒年。」文甫說：「我祖父在日，專到川廣販賣藥材，以致家道殷實。今經六載，坐食箱空，大為不便。我意見欲暫別賢妻，以圖生計。尊意如何？」月仙道：「這是美事，我豈敢違。祇是夫妻之情，一時不捨。」文甫說：「我此去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年，即便回來。」便將歷日一看，道：「後日便宜出行，我就要起身去了。」即上樓收拾二百兩銀子，僱了腳夫，挑著行李，與妻別了。月仙見丈夫去後，他祇在樓上針線。早晚啟閉，有時自與紅香上樓安歇。將必英床舖，在樓下照管。

這必英正是十八歲的標致小官，自然有那些好男風的來尋他做那勾當。終日在妓家吃酒貪花，做那柳穿魚的故事。他一日夜靜方歸，大門已閉，叩了兩下，月仙叫紅香說：「二叔回了，可去開門。」紅香持燈照著，開了大門，進來拴了。必英帶了幾分酒態，見紅香標致，一把攔住。紅香大驚，欲待叫起來又不像。把雙手來推，必英決然不放，定要親個嘴兒。紅香沒奈何，祇得與他親了一下，上樓睡了。次早，紅香又先下樓煮飯，必英下床，走到身邊，定要如此。紅香強他不過，祇好任他扯下褲兒如此。月仙下樓走響，連忙放手。自此二人通好。

那時序催人，卻遇乞巧之期。必英與紅香道：「今宵牛女兩下偷期，我你凡人，豈虛良夜。今晚傍著黃昏，我把籠中之雞，扯住尾毛，自然高叫。大娘不叫你，便叫我，你可黑裏下來，放了雞毛，你即上去把門掩上，我便來與你一睡如何？」紅香笑道：「此計倒也使得，若被大娘聽見如何？」必英道：「決不累你。」不覺金烏西墜，巧月在天。怎見得七夕，有詞為證：

新秋七月，良夜雙星。兔月侵廊，攬餘輝而尚淺，鵲橋駕漢，想佳期之方殷。於是繡閣芳情，香閨麗質，嫌朝妝之半故，憐晚拭之初新，井舍房中，齊來庭際。倩蓮花為更漏，呼茉莉作秋娘。設果陳瓜，略做迎神之會，穿針引線，相傳乞巧之名。每款款而宣言，時深深而下拜。聰明如願，富貴可求。莫從服散良人，且作知書女子。家家盡望，愁聽鼓吹之音；處處未眠，閑註證明之下。既而星河慘淡，雲漢朦朧。天孫分袂，夜雨傾盆。更理去年之梭，仍撫昔時之輻。鳳仙暗搗，龍腦備燒。雲情散亂，花信飄零。

睡。無情金枕，朝來不寄相思，有約銀河，秋至依然再渡。見人間之巧已多，而世上之年易擲。儷山私語，此生未定相逢，萍水良緣，百歲無多廝守。松老猶能化石，金錢豈易成丹。安得不思蕩子夫妻，而惆悵愁人風月。

月仙設著瓜果，擺下酒餚，於樓下軒內，著紅香接了必英，道：「二叔，你哥哥不在家，可將就做個節兒罷。」月仙在左，必英在右坐下。紅香斟酒，月仙說：「此時你哥哥不知在何處安身？」二叔說：「大分在主人家裏。」月仙酒量正好一杯兒，因香甜可意，吃了兩杯，便道：「二叔慢請，我醉了。」必英想道：「若是醉了，我兩人放心做事。」便將酒壺在手，斟了一杯道：「嫂嫂再請一杯。」月仙道：「委實難吃。」必英道：「教我怎生回得手來。」月仙無奈，拿來哈了一口。欲待放下，恐殘酒被必英吃了倒不便，拿上手，直了喉嚨，哈個無滴，道：「紅香，你待二叔吃完。收來吃了，早早上樓。」月仙臉上大紅起來，一步步挨上了樓，脫衣而睡。

那紅香道：「大娘沉醉了，和你同上樓去。」必英道：「不可，他一時醉了。他醒來時看見，反為不美，你祇依計而行便是。」須臾更闌人靜，必英如法，那雞殺豬的一般叫將起來。月仙驚醒，便叫二叔，叫了幾聲不應，又叫紅香，他猶然沉醉。月仙道：「他二人多因酒醉，故此不聞。看這殘燈未滅，不免自下去看看便了。」取了紗裙繫了，上身穿件小小短衫，走到紅香舖邊又叫，猶然不醒。那雞越響了，祇得開了樓門，忙忙下樓，必英見是月仙，大失所望，連忙將手伸入床上，欲待翻身，恐月仙聽見。精赤身軀，朝著天，即裝睡熟。祇是那一個東西，槍也一般豎著，實在無計遮掩，心中懊悔。月仙走到床橫，提起雞籠仔細一看，恰是好的。依先放下。把燈放下，正待上樓，燈影下照見二叔那物，有半尺多長，就如鐵槍直挺，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這般小小年紀，為何有此長物。我兩個丈夫，都不如他的這般長大。」心中一動了火，下邊水兒流將出來。夾了一夾要走，便按捺不住起來。想一想叔嫂通情，世間盡有，便與他偷一偷兒，料也沒人知道。又一想：「不可。倘若他行奸賣俏，說與外人，叫我怎生做人。」將燈又走，祇因月仙還是醉的，把燈一下兒弄陰了。放下臺燈，上了樓梯，又復下來道：「他睡熟之人，那裏知道我便自己悄悄上去，權試他一試。將他此物，放在裏邊，還是怎生光景，有何不可。」祇因月仙是個青年之婦，那酒是沒主意的，一時情動了。不顧羞恥，走至床邊，悄悄上床，跨在必英身上，扯開裙子，兩手托在席上，將那物一湊，一來有了水，滑溜的。一下湊猶兩畫，果然比丈夫大不相同，沉陽物如火一般熱的。停著想道：「這滋味大不相同，這般妙極。」便套了三十餘下，十分爽利。想起前言，沒奈何將身子翻到床邊。正要下來，必英見他下來，心下急了。這是天付姻緣，怎肯放他去，一骨碌翻身，把手摟住，分開兩股，送將進去。假意兒叫到：「紅香姐，今日為何這湊趣。」月仙聽得叫紅香，心下想到：「好了，這黑地裏認我做紅香，憑他舞弄。待事完上去，倒也乾淨。」即把那柳腰輕擺，兩足齊鉤。但見：

酥胸緊貼，心中藹藹春濃。玉臉斜偎，檀口津津香送。果似穿花峽蝶，分明點水晴蜓。默默無言，渾似偷柴寂寞。抽起輕輕低叫，猶如喚醒睡穩鴛鴦。

月仙被他弄得半死，祇是閉著口兒，不敢放聲。必英笑道：「紅香姐，可好麼？」月英在枕點頭，必英停住了，說道：「今日我看了大娘，十分標致，好不動火。若得和他一睡，我放出本事來，弄他一個快活。」月仙聽得快活二字，即便裝了紅香，便把必英臉兒貼了道：「你把我權時當作大娘，待我嘗嘗滋味。果然快活，我與你為媒便了。」必英道：「是他的標致臉兒，在燈前看看，那興從心苗上放出，怎生可以假借。」月仙道：「豈不聞婢學夫人。」二叔道：「祇他那一雙小腳兒，也比你差了萬倍。」月仙道：「你既這般愛他，我自去睡。你走上來奸他便是。」二叔道：「倘然叫將起來，怎生是好？」月仙道：「他此時必定還是睡夢裏，放了進去，叫也遲了。決不叫的。」必英想道他無非掩飾，料然肯的。便扶起月仙，下床便走，忙忙的上樓，遂去了衣裙，把那物拭淨了，睡在床上。必英圍了單裙，走到床上，輕輕一摸，身子精赤仰面，必英笑道：「這般賣情。」把膝兒隔開兩腿，送個盡根。抽得幾下，那水流將出來。月仙假意驚道：「甚麼人？」必英叫：「嫂嫂是我。」把他摟得緊緊的，沒得把他裝腔。把下面著實進出。月仙說：「你緣何這般大膽？我若叫將起來，連我也不可看。也罷，祇許這一次，若再如此，決不干休。」必英道：「我見嫂嫂孤單，好意來與你救急。」月仙不答，那二物不住的迎送。有虞美人詞，單道他二人：

一時恩愛知多少，盡在今宵了。此情之外更無加，頓覺明珠減價。霎時散卻千金節，生死從今決。千萬莫忘情，舌來守口要如瓶，莫與外人聞。

必英見他高興，便叫得火熱。月仙今番禁不住了，叫出許多肉麻的名目。必英直祇兩下皆丟，雙雙兒睡去。

直至天明，月仙先醒，想道：「紅香是一路人，再無別人知道。落得快活，管甚麼名節。」必英見他如此姣媚，摟住親嘴道：「親嫂嫂。」捧著臉兒，細看一會，道：「這般姣媚，不做些人情，不是癡了。」月仙喚起紅香下樓打點。必英知意，即忙提起金蓮，拿住兩足，將眼往此處，觀其出入之景，果是高興。那月仙丟了又丟，十分愛慕。從此就是夫妻一般，行則相陪，坐則交股。外邊一個也不知道。

恰是又是一年光景，那文甫販藥歸家。見了月仙，敘了寒暄。紅香過來見了。文甫看見，吃了一驚：「為何眉散奶高，此女畢竟著人手了。」月仙道：「我與他朝日見的，倒看不出。你今說破，覺得有些。若是外情，決然沒有，或是二叔不老成，或者有之。不若把紅香配了他。」文甫道：「二官乃鄰家之子，怎把使女配他，外人聞知，道：我輕薄。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夫妻笑語溫存。到晚，二人未免雲情雨意，二叔與紅香偷了一會，各自去睡，不題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在家又是半年了。文甫把販來藥材，賣乾淨了，又收拾本錢，有五百餘兩。與妻子道：「我如今又要去也。」月仙暗暗歡喜道：「你既要去，我也難留。祇是撇我獨自在家，好生寂寞。」文甫道：「我今番要帶二官去。著他走熟了這條路，把此生意後來使他去做。」月仙聞言，心如冷水一淋，忙道：「二叔家中其實少他不得。紅香又是女流，兩個男人通去了，倘然有甚麼事情，也得男人方好。」文甫道：「我去到彼，領熟了他，我自便回。不過兩個月，更番往來，有何不可？」月仙祇得憑他主意。必英聞得，懊悔十分。

文甫擇日，與必英冠了巾兒。即收拾行裝，仍舊差人挑了，竟到廣東。擔擱兩個月日，將藥材賣了一半銀子。其餘與二官道：「你可在取討，我先回家中。賣完了就來換你。」二官道：「哥哥不若在此，我將貨物歸家。賣了便來換哥哥何如？」文甫道：「我意已定，不必再言。」二官見不肯放他回去，心中怏怏。

次早文甫起身，作別主人。二官肩了行李道：「我送哥哥一程。下了船回來，恰好順風。」船如箭急，天色晚了，二官道：「這船順風，難以住船。待明日回寓也罷。」這晚合當有事。到二更時分，文甫一時間肚疼起來，到船頭上吐痰。二官聽見，叫道：「哥哥，此處船快水急，仔細些，待我扶你如何？」文甫道：「老江湖了，何用你言。」二官走上船頭，時起了一急，到不知結果。

他，與月仙做個長久夫妻。此時湊巧，若不動手，後會難期。雙手把文甫一推，骨都一響落下水了。

二官假意叫道：「不好，駕長快快救人！我哥哥失水了！」駕長連忙到船頭上道：「這個所在，十個也沒了，怎生救得。連屍首也難尋，此時不知蕩在那裏去了！」二官假意作急，駕長勸道：「你不須煩惱，自古說得好，閻王注定三更死，定不留人到四更。這是他命犯所招，可的到這個所在要大解起來。又是你在這裏，昨晚你若去了，險些兒害了我也。你也不須打撈屍首，省了些錢，倒是有主意的。」二官道：「據你這般說，無處打撈了？你且載我回家。」按下不題。

且說王文甫一時下水，正在危急之間，未該命絕。恰好風倒一株大柳樹流來，往他身邊余過，便摸著了。一手扯著，把身子往上一聳，坐在樹上憑他流去。流有二里多路，那樹枝近岸邊碰定，不能流了。文甫把眼睛睜開一看，見是岸邊，他便在樹上扒到岸邊。找著路經，一頭走一邊吐，走到一座涼亭之下，大嘔大吐，肚中之水，覺已完了。坐下想道：「這畜生他謀我錢財，下此毒手。謝得天地，救我殘生。今要回家，又無盤費，不如還到店主人家中商議。先投告在縣，獲著之日，定不饒他。」捱到天明，竟奔到店主人家下。

主人一見，吃了一驚：「為何一身濕衣？」文甫道其始末。主人嘆息道：「自古眾生好度人難度，寧度眾生莫度人生。」主人喚流水燒湯沐浴，取乾衣換了。又取一壺燒酒，請他吃幾杯。一面央人寫了情由，縣中去告。知縣想道：「此人必回浙江，隔省關提，甚為不便。不如簽一紙廣捕牌與原告，回家到本州下了，差人捉拿，押至本縣便了。」文甫領了牌，回至主人家下。收拾些盤費，別了主人，一路回家不題。

且說二官停妥了文甫，不上幾日，已到家中。把門叩了幾下，紅香聞了，開門一見，堆下笑來，「報道大娘，二叔來也。」月仙忙下樓來，道：「官人同來麼？」二官道：「哥哥未來。著我發貨先回，與那各店帶得些盤費，使用去了。餘得不多在此。」月仙道：「辛苦了。」吩咐紅香快治酒餚，二人上樓對飲，各道別後相思。

自古新婚不如久別，也等不得天晚，二人青天白日，倒在床裏，雲雨起來。怎見得：

口內甜津糖伴蜜。酥胸緊貼，漆投膠。兩腿上肩如獲藕，一隻陰子似投桃。也不管金釵斜溜，忙扯過鳳枕橫腰。笑微微俊眼含情，熱急急百般亂叫。輸卻千金骨，贏將一段騷。

二人弄了一番，到晚又與紅香略敘一番舊情，依先與月仙上床同睡。過了數日，二官一日往各店取討銀子，共有五十兩，放在身邊。正要歸家，劈頭看見文甫，一把扯住。差人連忙取出繩子鎖了，原來文甫到了本州，先到州官處投下了捕牌，出了兩個差人，正要到家尋他，不期撞見，竟鎖了到官。州官看了，把必英監候，次日起解。應了一聲出衙，同王文甫到家中來。文甫叩門，紅香開著驚問：「大爺為何回了？」月仙聽說，也吃一驚，忙忙出來，與文甫相見了道：「二叔說你來回，緣何就到了？」文甫道：「那禽獸狠如蛇蠍。」將推下水一節情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月仙驚得目定口呆，做聲不得。文甫說：「要同公差往廣東見官，快整酒肴，款待來差。」月仙、紅香忙忙整治齊備，三人共飲，就宿在王家。次早領牌取出必英，齊出衙門，未免一番使費。到家別了月仙，一齊下船。

不祇一日，又到廣東，投了主人。次早到縣見官，知縣把原詞一看，叫店主人問道：「這必英謀死王仲賢，可是實情麼？」店王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不敢謊言。這王仲賢在小人家裏安歇，小人是買生藥的牙人。祇見王仲賢頭一日同兄弟起身，次早，祇見王仲賢身上小衣並頭髮透濕。問起情由，說是必英推下水去。但見濕衣，是小人把乾衣換了。」知縣叫必英上去，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二官道：「哥哥失腳下水，小人無力可救。哥哥疑小人見死不救，恨著小人，此狀情是虛的。」知縣大怒道：「你既不謀他錢財，為何下水不救？還要抵賴！左右與我夾起來。」二官想道：「罷了，不認空放了疼，不如認了再說。」道：「老爺不消爽，待小人權認著。」即時盡招，問成絞罪，押入牢中。把店主問個公明趕出。一眾人俱出了衙門，上了酒肆謝了主人，又到主人家歇了。文甫又往各家生理，取了藥材，重新僱船回家。

語不絮煩，竟到家下。紅香開門，月仙相見問道：「事體如何？」文甫將招成罪案一一說知。月仙道：「有天理。這般撫養成的人，怎生待你，如何下得這般毒手！」

不說夫妻重會，這必英關下監去，牢頭見他生得標致，留他在座頭上，相幫照管，夜間做個伴兒。果然標致的人，到處都有便宜的事。故此吃用盡有。他身邊連廣東與本州落的銀子，並監裏又有趁錢，倒有二百餘兩在手裏了，悄悄藏著沒人曉得。其年各省差刑部恤刑，不期廣東恤刑，為人極慈善。到了衙門，府縣送了囚冊，逐起細細審過去。也有出罪的，也有減罪的。這必英知有這個消息，預先央了一個訟師，寫了一張訴狀放在身邊。到提審之時拿了訴詞，口稱冤枉。恤刑取詞到臺一看，上寫：

訴詞人章必英，年籍在案，訴為活埋蟻命事。必英上年同義兄王仲賢，到廣取買藥材，貨足同回。船至水洋，仲賢口稱腹痛，船頭方便，失足下水。即向船夫撈救，竟無處尋覓，祇得歸家。隨將前銀俱付嫂李月仙親收，紅香婢可證。誣英害命，人現在家；誣英謀財，財付嫂收。人財不失，無辜坐罪，人命關天。叩臺憐準超生，萬代沾恩，哀哀上訴。

恤刑看了訴詞道：「既是人財兩在，為何招了絞罪？」二官道：「小人年幼，受刑不起，祇得屈認的。今幸青天在上，覆盆見日了。」恤刑想道：「那仲賢尚在，怎麼問得他絞罪。」叫左右劈了板，「把你發配嘉興皂林驛，當徒三年，滿日釋放。」二官磕頭：「願爺爺萬代公侯，小人情願贖罪。」恤刑批道：「照例納贖庫收繳。」二官謝了一聲，同了保人到牢中。眾人問道：「怎生樣子？」保人一一而說。眾人道：「好造化。」各各稱賀。二官與牢頭道：「我今贖罪缺用，望兄周全。」牢頭道：「你沒銀子，快去當徒，叫我怎生周全！」二官笑了一聲，取了藏的銀子，別了眾犯牢頭，同押保人到庫中，兌了十兩八錢銀子。保人取了庫收，相謝而別。

必英往招商店中住下，將銀子買些衣被物件，住了幾日，心中祇想月仙。便趁船往本州而回，不覺又到吉安州裏，便尋一間空房，在四井巷中，央人做中，租來住下。買辦家伙什物，做一個小小人家。一心祇想月仙，祇恨文甫在家，不能得會，怎生得個計較安排了他，方可重逢。想了一會，道有了：前時州衙裏，一個李禁子因那晚下牢，曾與他有一宵恩愛，待我問計於他，必有謀略。

即時就往牢中。那李禁子見了道：「恭喜，我問差人說你成了招，我十分記念，不知怎生完了事情？」二官將恤刑出罪情由，一一告訴。禁子道：「吉人天相，正是大難不死，必有厚祿。你人雖吃了苦，這臉越標致了許多。」禁牌治酒敘舊，吃酒中間，二官道：「我向蒙情，自有事相商。我被王仲賢害得幾乎死了，須為我出得這口氣，生死不忘。」李牌道：「你那裏是要出氣，分明是另有用意，這事不難，今晚陪我一睡，任你要怎樣安排都在我身上。」二官道：「這事何難，今晚陪你一睡。祇要盡心圖謀。」禁子道：「你這小官，不知監牢中權柄。登時要人家破人亡，立刻就見。祇教他一明槍容易躲，暗箭也難防。」二官道：「不信有如此

計。」禁子道：「新捉得一班強盜未曾成招。為首的名叫宋七，我叫他當官攀了王仲賢，做了窩家，與本犯同罪。拿到州裏，一頓夾棍板子，卷了他的窩子。那不是立刻間家破人亡，這口氣可調出了。」二官道：「我的親哥哥，果然好計。決不忘你厚恩。」李牌道：「你可記得他家中衣衫是何顏色？動用家伙什物，可寫幾件來，待我叫宋七記熟了，覆審之時，一一報出，自然中計矣。」二官即時寫出月仙幾件首飾衣服之類與李禁子。到晚與老李同眠，未免後庭取樂。次早歸家靜聽。這也是李禁一來圖月仙與必英，二來好從中分財帛，做下此事。

這日，王仲賢與月仙在家閑話，祇見外面叩門。紅香開了，見青衣一夥有二十餘人，擁進裏面。兩個人把文甫鎖住，餘皆上樓。將他家內金珠衣服，搜一個乾淨。他十分之物，止得一分到官，餘者眾人分散收藏。遂將文甫拿去。月仙驚得面如土色，一堆兒抖倒在地。

且說王文甫到官，不曾說到兩句話，便夾將起來。祇因李禁子說了，用刑之際，好不厲害。暈去醒來，亦不肯招，問官道：「賊物現成，還要抵賴。」又敲了一百下。可憐把一個良善之人，屈屈的要他做個無頭之鬼。捱不過疼痛，祇得屈招，定罪下牢。將賊指的衣服首飾，竟上庫不題。

且說月仙與紅香驚得死去還魂。月仙說：「不知何故，把官人拿往那裏，錢財搶盡，家中又無男子，怎生打聽得個實信方好。」對紅香說：「不得了，你前去州衙訪問，畢竟因何事故，這般狠搶！官人是怎樣了？等你回話，方可放心。」紅香無奈，祇得依了主母。一直問至州衙前。有幾個好事公人，見了少年婦女，假效勤勞，領到牢中見了文甫。兩下一見，大哭起來，眾人道：「牢獄不通風，不可放聲，決不可響。」二人拭了眼淚，文甫道：「紅香，我被強盜宋七，無故屈攀，一時重刑，疼痛難受，祇得屈屈招成。這性命難逃，你可上覆主母，不可為我傷情。萬事由天，祇索罷了，祇是把家私搶完，你們怎能得過日子。」紅香道：「且回去說知，再送酒飯來，與官人充飢。」說罷含淚而別，一路上急急跑回。見了月仙，把前事一一的說了，月仙放聲大哭。紅香一面收拾些酒飯，月仙除下綰髮金釵，著紅香一路解當些銀錢，與文甫牢中使用。紅香取了酒飯之類，又出了門當了盤費，重到監門。那李禁子是個獄卒頭兒，因二官求計，一時間害了他。見他哭哭啼啼，心下甚是不定。見紅香又走來，他便開門放他。以後長到，使費一概不取。直進直出，竟不阻攔。

文甫在監有半年光景。虧月仙紅香賣東賣西，苦苦支吾。連床帳不留，俱皆賣完。可憐鐵桶樣的家私，弄得寸草也無。夜間月仙睡於樓板之上，住的房屋貼了出賣招頭已久。買主打聽得是個窩家，恐防貼累，誰人敢買，各藥店販客，有那好的人，見文甫日常為人忠厚，多少送些還他。有那不好的人，連望也不來一望。那些親友一發不敢上門。可憐月仙、紅香二人，省口兒供給文甫。兩口兒耽飢忍官，有早無晚，又不敢在文甫面前說破，教這兩個女流如何支撐得過！祇得嗚嗚咽咽，痛哭而已。

一日裏實然無米。自古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又沒東西變賣，怎得碗飯送與丈夫。心如火焚，淚如泉涌，二人想了一會，無計可施。自古人急計生，紅香道：「奴有一言，未識大娘聽否。不若將奴轉賣人家，得些銀子，將來度日。若是守株待兔，再餓幾日，三人盡做溝渠鬼矣。實實難捨主母，事到如今，不得不如此了。」月仙聽罷，大哭起來，道：「紅香，承你好情，叫我如何割捨得你。」紅香道：「大娘放出主意，與其死別，莫若生離。日後相逢，也未可知。祇慮主人無人送飯。」月仙哭道：「免不得我出頭露面了。」

正是天無絕人之路，恰好門首那趙媒婆走過，聽見王家哭響，推進門來一看，月仙見是他的原媒，住了兩淚，扯他在水缸上坐著，自己坐於燒火凳上。媒婆看了月仙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當時花枝兒般一個美貌佳人，弄得這般黃瘦了。」月仙道：「我家被人扳害，弄得一貧如洗。今日飯也沒得吃了，你可知麼？」媒婆道：「滿街皆說過了。你家畢竟有何仇敵唆使。以至於此？」月仙將欲賣了紅香原由一說，媒婆道：「事有湊巧，凌湖鎮上，有一當舖汪朝奉。年將半百，尚無子息。孺人又在徽州。偶然來到本州遇見我，請我尋一女子，娶為兩頭大。若是紅香姐姿貌，準準有二十多兩銀子。老身正出來為他尋覓，今府上這般苦楚，當日怎麼待我，難道今日又去作成別家。我去接了朝奉，即日人錢兩交如何？」月仙愁容變笑道：「多累媽媽，救我三人性命。」媒婆一竟出門。不多時同了汪朝奉，竟到王家，見了紅香。也是前緣宿世，就取出聘禮三十兩，送與月仙收了。道家中無物奉陪，望乞包容。朝奉道：「這是不須費心，但今日尚不便奉迎。明日喚下船隻，方來迎娶。」說罷同媒人去了。

紅香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快將銀子出來，買些柴米，炊起飯來，送去大爺。領你熟了路徑，明日你可送飯。」說時慢，正時快，即時二人竟到牢中。夫妻一見，抱頭痛哭，實是傷心。囚人獄卒，也都慘然。文甫住淚道：「賢妻，你今日為何自來？」月仙將日間無米、紅香發心，賣與徽人之事，細細說出。三人哭做一堆。眾人勸住了。文甫道：「賢妻，你來送飯，我心不安。況出頭露面，甚是不便。此間有例在此寄飯者，每日紋銀四分，三餐飽飯，實是便事。」月仙隨將銀子都與丈夫。文甫道：「祇取一錠在此，餘者你拿回去，慢慢使用。如我要時，寄書來取。你下次確不可再來。」月仙交與一錠，餘者藏在身邊。祇聽得耳邊一聲「快走，快走，天色晚了，官人來查點，要上鎖了。」二人祇得痛哭而回。一夜裏啼啼哭哭，不覺天明。

早早轎兒已到，媒婆同徽人來接。紅香大哭，那裏肯去。月仙牽衣不捨，媒婆再三催促，祇得含淚拜別，登轎而去。正是：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月仙大哭一場。孤孤單單，寂寞的可憐。

按下王家苦楚，再講黑心章必英。自從害了文甫，指望重到王家，快樂幾番。心癢欲行，被李禁頭再三勸住道：「那文甫被你害命，怨恨入於骨髓。祇說你還在廣東。若知道你在此，即時扳出你來，同做無頭之鬼，怎生是好！你且不可性急，再待幾時，包你那仙娘把你長久快活便了。」二官道：「我一夜如同過一年，教我如何打熬得過。」李牌道：「他纔賣使女，身邊尚有銀子。再過年餘，等他完了，我不與飯吃，他餓不過，待我勸他賣了妻子，自然依允。那時我做媒人，或嫁張三李四，隨我說了一個，你打點三十兩銀子，準備做親便是。人前切不可露一點風聲。若走漏消息，非但事之不成，為害不淺。」二官笑道：「祇是等不得，如之奈何。」李禁想一會道：「你要早成此事，也不甚難。祇是我之罪孽越重了些。也罷！為人須要激快。整一東道在妓家，下午我同一人來領情。包你明日就有下落便了。」二官道：「真個？」禁子道：「我何曾哄你來。」二官滿臉堆笑，叫道：「好哥哥，我在王老二家專等便了。」早已置辦端正。

恰好看李引了一人而來，喚名張八，是個神手段的宿賊。竊人錢財如探囊取物，極有名的。同進了妓家，王老二出來相見，四人坐下竟吃酒。至半酣，二官扯了李牌，到靜處問道：「張八是何等樣人？請他何幹？」老李道：「是個六十五。祇因月仙這時還有銀子，不能就計。今夜看他偷取，三股均分了他。沒了銀子，方纔上鉤。」二官笑道：「若得我二人成就，雙雙上門叩拜。」老李道：「差矣，倘事成之日，還須生一計較，朝出暮歸，使月仙認你不出。直待情深意篤，那時方可說明。還須一面把文甫動了絕筆，別開。」

纒穩。豈可說雙雙上門言語！你年紀小，好不知厲害哩。」二官道：「他向來喜我的，料沒其事。」老李道：「不是，萬一被文甫得知了怎處？何放心至此！」二官說道：「哥哥說得是。」二人依先坐下，大呼大叫，吃了一會。夜已三更時候，李禁道：「此時是數了。我在此睡，你們去罷。」二官同張八起身，出得門來，兩人心昭。領到月仙門口，門已閉了。將門一撬，握身而入，將火繩一照，竟至樓門，略施小法，挨身竟入。又照一遍，並無箱籠床帳。祇見婦人睡在樓板之上，聽得酣呼，想他睡思正濃，將手輕輕的一摸，恰好命該如此，被賊拿了就走。出得門來，見了二官，將物與他拿了。天色將明，二人竟到妓家，會了老李，安排早東，將物三股均分。

且說月仙天明起身，見樓門撬下，吃了一驚。慌忙尋銀子，已不見了。顫得口中不住的響。找了一會，哭將起來，罵道：「狠心天殺的，害我性命也！」哭了一場，想道哭也無益了。不若見我丈夫一面，說明此事，回家尋個自盡罷了。即時梳洗完成，含啼拭淚，失了大門，啼哭而行。

不多時，到了衙門。李禁先在衙前，明知此事，故意問道：「娘子為何早早而來？」月仙見問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望乞引見拙夫一面。」老李開了牢門，引他入內。文甫遠遠看見妻子來得恁早，是又苦又疑。月仙近前，哭一個不住。禁子道：「大娘子有話說，哭之何益！」月仙將夜間失去銀兩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文甫哭道：「老天！不想我夫妻二人，這般苦命。指望賣了使女，尚可苟活年餘，誰知絕我夫妻二人性命。好苦楚！」月仙哭道：「奴家嫁夫數年，指望白頭偕老，永接宗枝。誰知到此地位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奴今沒法了，從此別你，歸家尋個自盡，永不得見你面矣。」說罷，大哭起來。文甫雙淚如雨，口不能言，抱住了不放。李牌勸道：「娘子差矣，自古螻蟻尚且偷生，為人豈不惜命。你若要尋死，丈夫性命，豈能獨活乎，古人道得好，好死不如惡活。我有一個良法，你二人俱存。守得一年兩載，遇著清官明察，或是恤刑，那時訴出屈情，出了罪名，夫妻或有相見之日。為何起此短見念頭。」

文甫住了淚，道：「李牌有何妙策，使我二人兩全？快快說出。」李禁道：「將娘子轉了一人，得些聘金，豈不是二命俱存。」月仙道：「錢財事小，名節事大。」李牌道：「此話不是了。若是背夫尋漢，或夫死再嫁，為之失節。今日之嫁，是謂救夫之命，非失節之比。你若依我之言，我有一親戚乃忠厚人家，我為說媒，待他出禮銀三十兩，竟將此銀交與我收。每月生利一兩二錢。每日供養不缺，本錢不動分毫，靠天地若有個出頭之日，那時再將本錢一一奉還，贖令正團圓。豈不是個美計。」文甫道：「倘不能出獄，死在此間如何？」李牌道：「稍有長短，我將銀交還令正。待他斷送了，你經筵祭葬，豈非生有養而死有歸，周全丈夫生死，可與節義齊名。豈比失節者乎！」夫妻二人，聽他說了這些話，俱俯首沈吟。月仙暗想：「李禁說那失節之言，三般俱是我犯了。」心下十分惶愧。文甫呼道：「賢妻，牌頭金玉之言，實為再生之德。說不得了，若能如此，你我可保無虞。倘然短見，我命休矣。」眾人道：「若果有出罪之時，夫妻還有重圓。若是大娘子短見，其實不是。」李牌說：「夫妻乃前生定的，該生離死別，由不得人做主意。你今算計已定，我去與你說了便來。」

他一竟來到必英家裏叩門。二官因夜間不睡，尚爾晝眠。忽聞叩門，慌忙下樓開門。李牌道：「恭喜！所事已妥，可兌三十兩銀子與我。今晚便可成親。」二官說：「當真麼？」李牌說：「誰哄你。」歡喜得那畜生跌腳撲手，連忙上樓，取了三封銀子下來道：「承兄吩咐，早已定當在此。」李牌接著道：「一面換廚子整喜酒，打點轎夫之類，有個緣故。今晚新娘料還未來，看你明朝日裏，怎生奈何？先須打點與他說，我在某處管當，要早去暗回的。三餐茶飯，你自調停，不可等候。亦不必停燈，恐睡處火燭不便。你聲音不可太露，大略省言方好。待過兩月恩愛深了，斷送了前夫，絕了禍根，那時憑你所為，」二官道：「承教，當一一如命。」

老李竟至文甫處笑道：「此乃姻緣天定，不是小可，前生就栽種的了。不必哭泣。祇是銀子三十兩，我等在此，等牌頭寫一收票，與大娘子帶去。後來生死，畢竟要動著這張紙的。」老李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即時寫得停停當當。娘子收了，把銀子與老李收起。文甫抱住妻兒，又哭又罵。罵著宋七：「你這般天殺的！和你有甚仇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死生難保。」宋七道：「你且慢些罵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少不得有個著落。今日見你夫妻拆開，我為強盜的，也慘然起來。想亦是你命該如此，你也莫要怪我。我倒有句話教導你，今日你妻子到人家去，也是個喜日。怎好穿此粗布舊衣上門，成何體面。」把眼看著李禁子道：「虧你看得過去，過去男家拿些衣衫首飾，與他穿戴了，也像個媒人光景。」眾人道：「果是真話。」李牌兒見宋七說他這些話，心中不安，連忙與二官說了。即到賣衣店典中，買了衣裙首飾，花朵朵，一齊拿了進來。不覺天色晚將下來，又不可在監中起身，祇得借李禁頭家中穿戴，又央李家娘子一送。約得停當，夫妻二人，那裏肯放。哭得天昏地暗，十惡之人無不淚零。眾人一齊勸免，方纔分手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

一逕來到李家，梳洗穿戴，上轎就行。未免進門拜堂見禮，一應不免之事通完。交三更時分，各人作別，止剩得夫妻兩個在家。月仙在樓上掩袂悲啼，二官上樓見他流淚，走近身邊低低說道：「難怪你這般苦楚，但今夜是你我吉期，宜省愁煩。」月仙見說，祇得停住兩淚。二官恐怕他仔細看出規模，把燈一口吹息了，去扯月仙來睡，月仙坐著不理。

二官一把抱了，放在床上，自己除巾脫服停當，又去勸月仙就枕。月仙又不肯，祇得代他解帶。月仙想道：「此事料然難免。祇是痛苦在心，不忍如此。」又想道：「若不順他，又非事禮。」祇得解下小衣入朝外床而睡。二官欲火難禁，那裏熬得住，將手去摸他轉來。奈月仙把雙手挽住床欄，不能轉動。二官急了，祇得將物從後面拿去，雖不得直搗黃龍，亦可略圖小就。不覺的漬漬有聲，非惟新郎情蕩，而月仙難免魂消。二官道：「新娘，合放手時須放手。」月仙呼的嘆一口氣，兩手放開。二官摟將轉來，湊著卯眼，捉將起來。月仙見新郎之物與必英的差不多兒，十分中意。此時把那苦字丟開一邊，且盡今宵之樂。那二官是熬久的了，這一番狠，把月仙弄個半死，直至五鼓還不住手。月仙不奈煩了，道：「你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」二官笑了一聲住了。新娘問道：「尚不知郎君上姓？」二官道：「我姓郎，行二。」月仙道：「多少年紀？」二官道：「二十五歲。代人管當生理，此乃重大生涯，早去暗歸，正要與你講明。大早梳洗，我即往當中去矣。天明時，你自料理三餐，不必等候。若夜晚未回，你可先睡，切莫點著燈火。我自帶燈籠帶回。其門暗有開栓子的，自可開閉，不勞動靜，你須記著。」月仙道：「這等倒也安逸。」言罷雙雙睡去。

一覺醒來，早已天明。二官抽身著衣，月仙隨起。二官忙著道：「你不可動。說過不須勞動你，大門自可啟閉的。」月仙又睡。二官道：「鑰匙在此，你收貯下，好取東西日用。」說聲暫別，將門開了自上了門鍵。竟往妓館梳洗，各處逍遙，洋洋得意。又往香舖裏買了一種春藥，若放粒在陰戶，癢熱難赦。再逢陽物一動了，滿身酥來。他買了幾粒，藏在身邊。又尋了李牌，在酒樓暢飲，且謝且喜。

直至天色黑了，作別回家。祇見裏面並無燈火，把門鍵撥開，進了大門樓上問道：「是誰？」二官道：「我回了一邊，又早上了樓。月仙坐在床邊道：「待我點起火來。」二官道：「你可曾吃晚飯否？」月仙道：「吃了。」二官道：「不必再點。」

小時害眼，做成了一病。一見燈火，自覺眼中出淚，疼痛難熬。若不見火，實是絕妙。」月仙道：「以後不點火便是了。」二官道：「絕妙！你可曾用酒麼？」月仙說：「已吃一杯兒了。」道：「如何不多用幾杯？」月仙道：「多吃要醉。」二官道：「豈不聞酒是色媒人。」笑了一聲「請睡罷。」月仙又嘆一口氣，解衣就枕。二人上了床，二官樓過便親嘴兒。早帶一粒藥，假以摸他陰戶，悄悄放入裏面了。又雙手摸他兩乳，祇見月仙不住的兩腳兒一伸一縮。二官已明知藥性發了，故意祇做不知。月仙把手在陰戶上著實按擦，欲待去就，又非禮面。欲待不去，酸癢難當。二官想道：「此時待我弄他一個快活，便情意篤了。」叫道：「新娘，我連日當中辛苦，幾夜不曾睡得，身子不耐煩，我意思要你上身一耍，你可肯麼？」月仙道：「總是一般，有何不可。」他便跨在二官身上，套將起來。那藥兒見了陽物，發作了，月仙陰內十分癢極，便著實亂墩。丟了一次，還不肯住。祇顧亂墩。二官便叫：「好乖肉，此法你可行過麼？」月仙笑而不答。二官道：「辛苦，下來罷。」月仙也不理。二官見他高興了，做一個黃龍轉身，架起金蓮，輕抽玉筍，弄得他魂飛天外，捧著臉咋著舌頭，把柳腰亂擺。又叫道：「死也從來未有今朝這般快活。」二官道：「此時你還想前夫麼？」月仙道：「此時無暇，待明日慢慢細想。」二官道：「聞得你先還有個丈夫，兩個老公，是那一個中意？」月仙道：「你好。」二官停住了，說：「你有甚外情麼？」月仙搖頭不答。二官說：「我聞你還有個二叔，與你相好。」月仙驚道：「你為何曉得？」二官道：「是我好友。」月仙道：「呆子，既是朋友，那有將私情告訴之理。這是你曉得我家有此人，心下起莫須有之疑，冒一冒看，可是麼？」二官道：「有膽氣發誓麼？」月仙道：「又是呆子！縱有事來，不在你家做的，怎好要我立誓。我如今說是有的，你也無奈我何。」二官道：「也無干我事。祇因你家有此天大椿禍事，也不出來一看。」月仙道：「他做了些沒要緊的小事情，監在廣東牢裏，怎生來得。」二官道：「我聞知他不戀錢財，止為看你，要做長久夫妻，推你丈夫落水。」月仙道：「這未必然。或者有人怪了我們，便把污語臟人，誰人辯白。」二官想道：「此婦言語伶俐，慣要假撇清，且再奉承幾夜。那時恩深意篤，說明白了，免得藏頭露尾。」

話不煩絮，過了兩個月日，每夜盤桓，真個愛得如魚得水，如膠投漆。一夜間弄得暢美之際，二官叫道：「心肝，有一句話問你。」月仙道：「你說來。」道：「當年七夕聽雞聲，一段恩情作成親。」月仙聽說，大吃一驚，想道：「便是神仙也不知道怎生他倒曉得了。」料難隱瞞，便道：「有的，你為何曉得？」二官說：「這是章必英說與我知。說你親自上身就他，又怕羞，故推托。後有許多妙處，也不必言。今他已蒙赦宥在此。要會你一會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月仙道：「今在你家了，豈有此理。」二官道：「他十分記念，萬萬求我，我已許他一面。怎生回他？」月仙道：「你既肯，便見何妨。」二官笑道：「二人敘起情來，怎麼說？」月仙回道：「此事斷斷不能了。」二官見說，又重新弄將起來道：「你方纔說斷斷不能了，怎麼又與我干？」月仙笑道：「魂裏夢裏，你說的是章必英。」必英笑道：「嫂嫂你道：我是郎二麼？我就是章必英。」月仙驚道：「我不信，你如果是章必英，這是天從人願了。」二官抽身起來。取了火點起燈來，兩下一看，果是無差。月仙道：「好瞞法！兩個月日，無一毫吐露，用得好心。早去暗來，那裏知道。妙在那時見面，你既有心娶我為妻，十分美滿之事，為何這般瞞我？」二官道：「恐文甫哥知道了，不像意思，故此相瞞。」月仙道：「果是丈夫知道理上甚不相應。」二官道：「故如此今日方與你言。」月仙道：「那李禁這媒，恰好又是你討，這般湊巧。」笑道：「我這一生，盡好受用了。祇是苦了丈夫。」二官道：「如今你既念他，我還把你仍舊送與他如何？」月仙一把攔住了道：「怎生捨得你。」又問道：「原來那年七夕之事，你早已知的，我還在鼓裏。今晚不說，還道你盜嫂哩。」二官笑了一聲，又把一粒藥，如法放了。月仙道：「不好了，裏邊癢難熬了，快來湊趣。」二官今番因說出了心事，他盡著力，弄得月仙無不周到，道：「快活死我也。」二官道：「不是我用了此計，那討得這般快活。」月仙道：「你用之計，已成畫餅了，怎生這般說。」二官道：「我又用一計，方纔娶得你來。」月仙道：「又用甚麼計謀，方得這般遂心？今番與你是百年夫妻了，與我一言。」二官高興，將恤刑放回，見李禁著宋七攀出，重刑拷打成招，又將偷銀子說了，「攬掇賣你，這般用心，方得到手。豈不虧我？」月仙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果然好計。」又道：「好神道真靈也。」二官道：「甚麼神道？」月仙道：「我前日到州衙內去，往土地廟經過，進廟默祝：此生若得與二叔重逢，即時親自到廟燒香禮拜。今果重逢，理合就還。如今我起來燒湯沐浴，即刻還願去來。」二官道：「與你同去。」月仙道：「好大膽！你我同去，那衙門登時說與大夫知道那時你我俱不好了。祇須我悄悄自行，早去早來。」二官道：「你不可去望前夫。」月仙道：「癡子，他與我恩斷義絕了，又見他何用。」即便下樓，燒湯梳洗，穿了向時粗布青衣，把皂包頭兜了頭，道：「你且睡著，我去了便回來。當初不去也罷。」二官笑了一聲，說：「拿些錢去買香紙，早去早來。」月仙應了一聲，竟至州衙。

進到土地廟中，默默祝了一番。走出廟前，正遇知州坐堂投文之際，隨了眾人，走到堂上，叫聲冤屈，兩邊吆喝起來，月仙道：「爺爺，婦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！望爺爺做主。」州官道：「你且講來。」月仙將必英推夫落水、恤刑放歸、李禁設計買盜宋七扳害、賣婢偷銀、復行做套、討婦成親、將來謀夫身死始末清清的一訴。知州大怒，即時掣簽，一面拿章必英，一面去拿李禁，並拿監犯宋七、仲賢。

一時間眾人跪在堂上。王仲賢見了妻子，吃了一驚，又不知為著甚事。知州先叫宋七：「你為何聽信禁子，扳害王仲賢？今情已露，若不快快直說，先打四十板。」宋七道：「小人並不識王仲賢之面，祇是禁子拿了一紙衣飾帳，要小人出氣。小人生死皆在禁子手中，敢不遵命。」知州又叫章必英：「你這奴才，忘恩負義，蛇蠍心腸，快快直講上來。」必英一句話也辯不出，道：「祇求老爺超生。」州官大怒道：「那時早知如此，當時把你解到廣東，一頓板子打死了，也不致害了王仲賢。快將李禁、章必英各打四十板，劈了仲賢枷，把二人上了枷扭，連宋七押入牢中。」追了賣妻銀三十兩並前入庫衣飾，一齊發還。當堂寫了領字，即時發放夫妻回家。夫妻二人叩謝天恩。

出得門來，謝天謝地，文甫道：「賢妻怎生樣得救我的性命？」月仙道：「且到四井巷中，慢慢的與你講。」不多時，到了。月仙道：「我夫坐下。」一面又去燒湯，與丈夫洗澡。取幾件衣服，與丈夫換了，並整治酒饌。二人相賀，對吃幾杯。飲酒之間，祇把七夕之言不講，從根到底講一個明白。文甫把手向天指道：「皇天有眼，可憐我若不是妻子雪冤，我死於九泉。這冤也不得明白。」月仙道：「箱中尚有七八十兩銀子，每應是我們的。如今重整家園，再圖安享，祇是苦了紅香，久無消息，不知安樂如何。」文甫道：「再過幾時，同你往凌湖訪他，省得兩邊掛念。」事有湊巧，恰好這日，紅香同了汪朝奉到州衙來訪問，街坊人指引他到四井巷。眾人一見，且苦且喜，各人坐下，將必英始末備陳。徽人與紅香，十分稱快。紅香也備下許多盒禮，來望二位主人的，恰好整來大家一敘。後來紅香生一子，月仙生一女，遂結了兩朱陳。兩邊大發，富貴起來。必英未久沈於獄底，極屍而出，鴉鵲爭搶，豈非惡人之報乎？戒之，戒之？

總評：

文甫之父，敦友誼而撫養其子，必英宜乎報之以德。詎意淫其婦女，害其性命，窩其財帛，百計圖謀。甚至鬻妻賣婢之銀，圈局入己。銳意月仙，恣情縱欲，得意忘言，真情吐露。月仙割愛救夫，果神使之也。必英罪惡貫盈，碎屍不足以雪公忿，僅死獄底。而李禁、宋七，助惡長奸，毫無顯報。天道冥冥也，令人聞此，不無遺憾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